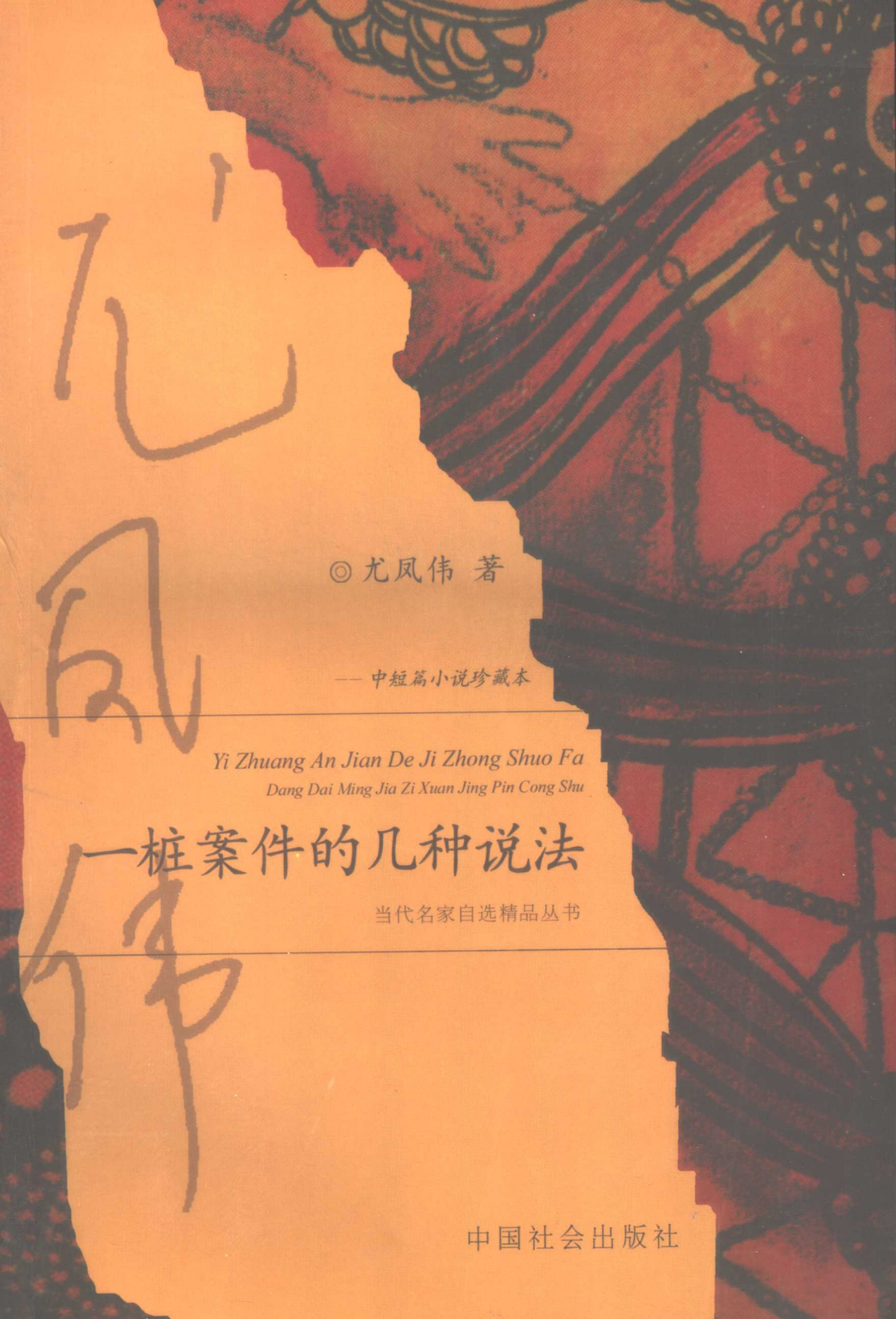




◎ 尤凤伟 著

—— 中短篇小说珍藏本

Yi Zhuang An Jian De Ji Zhong Shuo Fa
Dang Dai Ming Jia Zi Xuan Jing Pin Cong Shu

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

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

中国社会出版社

尤凤伟 著

——中短篇小说珍藏本

Yi Zhuang An Jian De Ji Zhong Shuo Fa
Dang Dai Ming Jia Zi Xuan Jing Pin Cong Shu

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

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

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尤凤伟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7

(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

ISBN 7—5087—0552—1

I. 一... II. 尤...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5702 号

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

著 者: 尤凤伟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51698 传真: (010)6605171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640mm×940mm 1/16

印 张: 20. 2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552—1/I · 163

定 价: 25. 00 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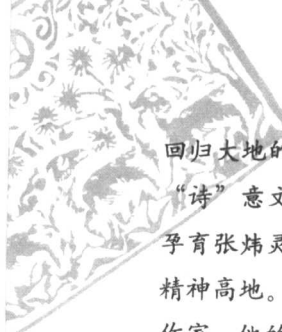
总序

王蒙

从作品的深度和对当代文坛的影响来看，摆在我面前的这套辑有邓友梅、从维熙、陈建功、韩少功、陈忠实、贾平凹、张炜、尤凤伟、冯骥才、蒋子龙的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以其文本的力量震撼着我的并不陌生的阅读。在文学多元化的时代，我坚信，这套书是能在读者内心留下深深“记忆”的。这十位大作家文本风格虽迥异，但源于生命历程的创作激情却是相同的。我熟悉并尊重这种激情，它是良知，是责任，更是心灵寻找自己伙伴的一种热爱。

这十位作家造就了当代文坛的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回顾这些，令人感到一种鼓舞。

邓友梅和从维熙是我的老友、老伙计，我们一起经历了风雨、苦难和辉煌。邓友梅以《那五》、《烟壶》的京味创作被视为是文化寻根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写新四军的作品和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也同样充满真情和灵气。从维熙则以苦难成就的一系列反映劳改生活的经典作品《远去的白帆》、《风泪眼》等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我看到刚刚兼任现代文学馆馆长的陈建功辑来的这本中篇小说集《谈天说地》，里面收入了被评论家们誉为“努力以文体的创新将富有深度文化内涵和悠远历史的传统京味小说架构出现代品格”的《放生》、《找乐》、《前科》等作品。湖南籍作家韩少功在20世纪80年代以《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等“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领衔主演了文坛声势浩大的“寻根运动”，小说集《暗香》收入了其带有浓厚楚文化特色的代表作品。作为当代文坛西北劲风的领头人物，陈忠实和贾平凹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厚积薄发以知天命的厚重感成就了白鹿原上的一个文学传奇；而后者以其细腻、传神的人物描写，携自然、诡异的灵光之睿，描绘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民族灵魂的痛楚和蜕变，是公认的当代文坛奇才。张炜、尤凤伟是山东作家的佼佼者。因《古船》、《柏慧》、《九月寓言》等著名长篇奠定自己文坛地位的张炜，一直在努力做着



回归大地的文学想象。他辑来的这本小说集依然延系着他那堪称经典的“诗”意文本风格。旅居胶东半岛，融入野地，那里的秋天和葡萄园是孕育张炜灵感和激情的温床，也是他自我坚守和磨砺言语方式和行为的精神高地。与张炜的浪漫与细致不同，尤凤伟是当代文坛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他的小说常忽略人物的外部特征，而关注于人的生存困境压迫下面临的精神危机。他以简洁、犀利的“刀削雪峰”似的干练语势，写出了一个又一个不同于他人的具有自我生命的人物。他的代表作有《石门夜话》、《泱泱水》、《生存》等。天津的两位才子冯骥才和蒋子龙，也是我关注并喜爱的作家。冯骥才的代表作《三寸金莲》、《神鞭》、《泥人张》、《高女人和矮丈夫》、《炮打双灯》等等经典作品奠定了他对当代文坛的贡献。近年来，大冯除了文学创作也致力于绘画，他的书画作品已达到相当深的造诣。他还开展民俗研究和保护名城的工作，并受聘于天津大学创设了北洋书院暨冯骥才文学研究院，荟萃国内外众多艺文画界名家施教助学，为天大创造着一流的人文环境，表现了这个集书、画、文于一身的文坛奇才的大抱负大胸怀，我祝贺他！天津的另一位才子蒋子龙，对当代文坛的贡献是对工业题材的突破。他创造的“乔厂长模式”将一种开拓精神体现在他气势雄洋、刚健豪放的艺术风格上，他的作品如他的人品，一身浩然、阳刚之气。蒋子龙的工业小说浸透20世纪后期的时代特点，开创了中国工业文学的新局面，带来了中国工业文学的一次真正的勃兴。

最后，我以张炜的一段散文诗与读者朋友一起期待这十位作家在日后的创作之路上继续辉煌，也因着中国社会出版社牟洁女士的嘱托互勉。

我的飞翔着滑动着的渴望，无数次将我蛊惑。我甚至幻想变成一只鸟，最好是一只鹰，在不为人知的午夜，翱翔于空中。我以我的高度和自由，去获得一种骄傲。

是为序。

文学访谈录：在历史与现实间奔走

（代序）

访问者：王尧，朱竞，徐培范，王继军

受访者：尤凤伟

问：请简单谈一下您个人的创作经历。

答：我从“新时期”开始写作，那时已三十多岁了。说起来起步比较晚。好在也没把创作很当回事，写什么，怎么写基本上是“跟着感觉走”。也许正因为如此，写出的作品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我内心的所思所想。作品好也罢，歹也罢，没有遵命文学，也没有应景之作。这一点倒可聊以自慰。



问：多数读者是从你的“石门”系列小说开始了解你。我也是。你的“特别”大约也就是从这部分作品开始呈现出来。有人把“石门”系列称之为中国的《一千零一夜》。很好玩。作为文学又是纯粹的。我不知道你怎么从“现实”一下子转到“非现实”，写出这样的作品来。对您来讲，最重要的阶段、作品是什么？

答：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创作的确是有阶段性的，也会有“重要的阶段”存在，可我的“重要的阶段”在哪里？我说不清楚，或许根本便没有“重要的阶段”吧。许多作家都有自己的成名作。我说不出，这不是好现象。张爱玲说过出名要早的话，看来她是个深谙事理的人呵。我的创作一直像老牛拉破车，慢慢悠悠的。当然某个阶段写出了比较重要的作品应该是心中有数。我所说的重要作品是非时效性的。某个作品不为人知，或者不被人看好，但可能是这个作家的最好的重要作品，这种情况并非偶然，甚至带有某种普遍性。记得莫言说过他认为自己的长篇中最好的是《酒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这并不是人们的共识。再扩展开来说，在漫长时间里出现的大量文学作品中，往往真正的杰作被埋没了，而



被批评家推为“经典”的作品倒不怎么样。许多事情是较不得真的，这就是世界。回到你的问题，在《中国一九五七》之前我的作品可以一提的，可算是“石门”和“抗战”两个系列吧。

问：我最早对您有深刻印象是看了您的《石门夜话》。我很惊讶，那种话语的张力是以前所没有的，当时觉得有这样一位作家，把这样一种话语写得这样娴熟，而且可以不断的撞击读者，很出乎意料。现在想想，您也是会“玩文学”的。

答：当时写这个东西确实有“玩”的意思。既然文学不能多管“闲事”，那就玩玩吧。开始写的是《金龟》，后来又续写了《石门夜话》、《石门呓语》和《石门绝唱》，当然大家熟知的还是那个《石门夜话》。一个女人被土匪头子二爷杀了丈夫和公爹后掳掠上山，好色无度的二爷经过三个夜晚用“话语”将女人“和平过渡”到了自己床上，后又变成他的压寨夫人。故事是很荒诞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谓的“玩”也就是想将事物由不可能变为可能。事实上是给自己出了难题。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在写作时我尚持怀疑态度。硬着头皮往下写，后来写到某处，我觉得可以了，没问题了。

问：这的确是一种挑战，一般情况下很难把一个人的说话写到这样的程度，当时的反响很强烈。《小说月报》转载了，后来北京的《作家文摘》也连载了。您最近两年内出版了小说集《匪闻》与《原始卷宗》，小说集的编者为它加了个广告语：中国第一部新历史小说集。我不知道这个提法在当时是怎样产生的。

答：新历史小说的提法好像有些时日了。现在冠以新什么什么的东西很多。新自是对旧而言，新与旧不是时间概念，说现在的一切都是新的，从前的一切都是旧的。我想不是这样。新与旧是指事物物质地上的差别，就拿写历史的小说来说。张炜写土改的《古船》和我写土改的《诺言》与周立波写土改的《暴风骤雨》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同在于作家审视历史的立场与方法不同。得承认历史的局限性。很多事情在当时是难以认识清楚的。现在我们有了重新认识历史事物的可能性，作品自然会与以前不同。我还是不大赞成



新历史小说这个提法，叫历史反思小说可能更准确些。

问：我觉得您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回头来看，您觉得自己的历史观在形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转折的阶段，或者说是顿悟的这样一个阶段？有没有促使你转换的事件？我认为是有。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转换，或者是这样一种顿悟，我认为内心就没那种冲突。我认为您的内心充满了那种冲突。一个作家的内心有冲突才能有很大的一种东西出现。这也是力量的源泉。

答：一般来说，人都是从蒙昧走向清醒。就是你说的“顿悟”，不同的是有人顿悟得早，有人顿悟得晚。也有老不开窍的人，抱着谬误的观点不放。有时你看不透他，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回想我自己，就是个顿悟得晚的人。不说少年时候，我当兵的时候以至后来复员到地方，我的脑子还像一盆糨糊。当然后来不这样了，对许多事情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但这个“顿悟”究竟发生在哪一刻？契机是什么？我说不清楚。应该是新时期后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吧。是的，一旦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就产生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就有一种义愤，也就是你说的内心冲突。多少年来，我一直是带着这种内心冲突写作的。其实有时候我也想从这种情绪中挣扎出来，向“老庄”靠拢。可又应了那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话。要改也难。



问：谈到这一点我想请你谈谈《鬼子来了》这部电影。大家都知道这部电影改编自你的中篇小说《生存》并引发出你和姜文的一场官司。当时媒体有很多报道。北京出版社还出过一本叫《鬼子来了官司谈》的书。这些暂且不谈，我很想知道你对已经在戛纳获了奖的《鬼子来了》有什么评价。当然是站在作者的立场。

答：这个问题许多媒体都不断地询问。我不作问答。不回答是因为侵权方现在也遇到了麻烦。片子不许公演。几千万元的投资收不回来。当然得了个洋奖。但得这“劳什子”奖的代价太高了。几千万元买什么买不回来呵。一种很滑稽的得奖情结，或者说得奖癖，为了奖什么都不管不顾。拍电视就冲着得奖去，听说哪里要评奖就急得找不着鞋。这是一种功利而又不自信的表现。很小家子气



的。拍出来的《鬼子来了》我至今没看到拷贝，据说“只要牢牢管住拷贝不让作者看见”，便不能证明侵权事实的存在。有趣的是法院也是这么认为。后来总算得益于信息时代的便利，我从音像商店买回一个盗版碟。看了，篇幅关系，对这部影片的看法在这里只简单谈谈这是一部没拍好却惹了麻烦的片子，而惹麻烦的（影片没通过）只因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没必要把中国人弄成那样嘛，“国民性”又不是什么新发现，读读鲁迅便知。结果呢，添上一截小尾巴，就叫人抓住了。自作聪明害死人。

问：我觉得以前的人有个错觉，其实您是个非常先锋的作家。从《石门夜话》、《石门呓语》来看，怎么能说您不是个先锋派的作家？如果说《中国一九五七》不是尤凤伟写的，而是另外一个先锋作家写的，人家可能会说是先锋主义的小说。那种语言、文体上的探索，您写了，别人就不强调这一点。但这里，我就想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的批评界和作家，对于小说观念和文体的变化强调得太多了，其实有很多东西是相对稳定的。大家一味地想去搞点什么的新的东西，以为原有的一些模式都不能解决问题了，这可能是有些极端了。

答：这也正是我刚才谈到的问题。就说文体，从根本上说没有高级与低级之分。只看是否运用得当。好的小说形式与内容一定和谐统一。因某一种文体用的人太多，时间太久，寻找新的文体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许多作家都致力于去做的。这就是所谓的探索。可如果一味求新求异，不顾忌其他，那就是削足适履了。

问：按照您的标准来看，您觉得今天我们的文坛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作品的整体高度不够。

问：讲到小说语言，我想一个人如何说话是很有意义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人的品德，一个人的精神，是看他如何讲话，当然也有“行”的问题。在解放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就体现在如何讲话上，为什么一些人在运动中从不吃亏？因为他开会就讲我非常赞成、非常拥护，就讲这两句话。无论在什么历史阶段



都是这样讲。人在生活中的状态，就是看他如何讲话。而对于作家来说，如何叙说小说，如何写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是一个小说家的品格。从语言的角度来解读你的作品，我认为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答：我觉得我的小说没有忽视语言，不敢忽视，但也不去刻意。作家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也就是那样了，要变也难。只能“顺”着它，不能“拧”着它，不能要求每句话都生动精辟“说出个花来”。那会弄巧成拙。好的语言常常是拙朴的。生动的民间语言都是质朴到家的话，但许多微妙的东西都蕴于其中了。我在写作中我所熟知的胶东语言便不断往脑子里跳，捞起一个就能用。

问：《中国一九五七》以后，您在2002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泥鳅》，今年又创作了长篇小说《色》。《泥鳅》写的是底层人的生存命运，《色》写的是企业改制的大变革中各种人的命运。两部小说涉及的都是最直接的现实题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直接的现实题材相对于历史题材更难把握，您出于何种考虑，要选择这种题材进行创作呢？



代序

答：确如您言，这部《色》写的是现实生活，比上一部写当下的《泥鳅》还要当下。现在有句话叫“活在当下”，而“写在当下”（所谓近距离写作）恐怕就有问题了。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应当与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这一点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许多作家亦自觉地遵循着这条创作的“铁律”，身在现实，追忆历史，写出了许多让人叫好的文学作品，应该说在中国这是一条创作的“康庄大道”。

我不想为自己“反规则”的“写当下”进行什么辩解，我只想说自己是个很感性的人。写什么怎么写多受心灵的牵引，想走进历史便走进历史，想与现实贴近便与现实贴近。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我的写作是“在历史与现实中间奔走”那般。这是其一。另外说到底我也不怎么相信创作有一成不变的定律，怎样对了，怎样错了。就说创作与生活的距离这个问题，自是不可否认拉开一定的距离能把事情看清楚些，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对“看清楚”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时间，而是人们看待事物的立场与态度。春秋战国时期



到现在隔着一两千年的时光，“距离”不可谓不远。可一部“大制作”电影就硬是把暴君当成英雄，大唱赞歌。同样说明历史观的对错与“距离”没有多少关系。再把话题说到“当下”，当下的事情虽然“距离”很近，发生在眼皮子底下，但很多事情（包括大是大非）事实上已是泾渭分明，也用不着等多少年后才能看清楚。恰恰不是看不清楚，而看得太清楚，这反而让作家不知该如何是好。“当下”成为“当下写作”之尴尬处。话题回到《色》，选择这一题材写作，正是由于现实生活对自己的“近距离冲击”。这冲击迫使自己思索生活是怎么的了，人是怎么的了。这些思考尽管会使上帝发笑（据说一位哲人讲过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却与我们中国人生死攸关。

问：由此说来这是一个大的主题了。现在从政府到媒体都号召关注有困难群众。我在《泥鳅》的内容提要上看到的第一句话便是：这是我们最贫弱的兄弟姐妹的故事。可谓是不谋而合的了。

答：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提法。

问：如果有，你还会写这本书吗？

答：我想会。如果说关注弱者是一种社会呼吁的话，那么，文学作品就不仅仅是呼吁，应包含更多的东西。更何况“呼吁”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呼吁和召唤并不能成为改善社会的一剂良药。

问：那么文学作品是否是改善社会状况的良药？

答：作家的本意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对社会的进步发挥作用。可以说是一种职业的执著。但作家又很清醒，与文学的功能相比，社会的惯性要强大得多，作家的意愿难免不是一厢情意。



目录

文学访谈录 (代序)	1
石门夜话	1
泱泱水	35
回家	82
为兄弟国瑞善后	89
乌鸦	98
合欢	108
辞岁	118
冬日	126
那年冬天在北方	146
远去的二姑	158
生存	168
沉默的格	235
幸运者拾米	246
凶手	256
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	267
原始卷宗	278
革命者平野一雄	294

石门夜话

七爷和他手下的小崽于黄昏时分靠近大山，这时人与牲口都十分疲乏。一路上他们扮成一队做山货生意的客商，沿着崎岖不平的官道疾速前进。驮子里装的金银珠宝粮食布匹将牲口压得步履蹒跚，这些俱是从沿途财主家劫来的。除此，还有一个娇艳无比的女人——芦大财主的儿媳玉珠。女人被堵了嘴，用暗绳束在一具驮子上，远远看去，不啻是驮队中某位客商的亲眷。路途初始，女人哭泣不止，泪流满面，后来泪便干了，只瞪着一双痴呆呆的眼睛望着前方。她只恨自己命蹇，昨晚离开那座荒野古庙，黑暗中慌里慌张行错了方向，天亮时见昨天刚刚逃离的那座山又横在面前，只惊得她张口结舌，不久便又遭遇了七爷的人马，她知道此番是在劫难逃。想想俱是命数。此时她不望别的，只望早死，以便追上刚踏进黄泉不久的男人和公爹。一路上小崽个个心怀鬼胎，趁七爷不注意时便上前摸女人一把，随即兴奋得面目歪斜，如同抽了鸦片一般。他们自是心明，只要到了山上，女人被送进二爷的后帐，便再与他们无缘。七爷却不好色，每回下山抢来有姿色女子便献于二爷，让二爷消受。七爷只爱金银财玉，只爱杀人。他是二爷的得意心腹，二爷是山寨的瓢把子，精明强干，满腹韬略，却又好色无度，对女人趋之若鹜，且玩女人的手段高明，任怎样刚烈的女子到了他手，也终会变得温温顺顺。这是二爷的一绝。



石门夜话

七爷的队伍无声无息朝大山进发，沿途的村庄渐渐隐没于夜色中。

第一夜

直到深夜，忙完山寨公务的二爷才回到后帐。二爷虽身为匪首，却生得细皮嫩肉、仪表堂堂，说话也是满口斯文。在此之前，



归山的七爷已向他禀报了下山的过程，点过了银钱，同时又向他禀报追回来的“新女人”已送入后帐。七爷做事件件都令他满意，他不用多花心思。

所谓后帐即二爷寝室，位于山寨议事大厅的后面，中间有一通道相连。这座山寨原本是山上的一座山神庙，颇具规模。议事厅最为宏大，次之便是二爷这座后帐。这后帐布置得甚好，一看便知是藏娇之温柔地。

二爷进得帐后见女人仍在啼哭，小崽送来的饭菜原样摆在桌上。在这个女人伙人逃下山寨之前，二爷因忙于诸种山寨事务，尚未与女人见面，此时他仔细盯看哭泣不止的女人，蓦然心动。七爷果然眼力不凡，女人面庞娇娇嫩嫩，面容端正俊秀，好一位大家闺秀。二爷顿生爱恋，心中喜不胜收。他吩咐小崽重新摆宴，为新到女人压惊。

宴摆上来，二爷便叫小崽退了，他亲自为女人斟酒。与一般山大王不同，二爷虽喜爱女色，却对女人宽大仁慈，从不胁迫成奸。他相信女人终是心软，迟早会被感化。他感化女人的手段很多，其中最奏效的便是与女人推心置腹地交谈，对女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直到将女人说通方与她们同床共眠。

新女人见有人进到后帐，知是匪首无疑。她低头痛哭，不抬头看他，而心里恨得要死。从天而降的灾祸早使她心胆俱裂。那夜她眼睁睁看见土匪的长刀穿透男人和公爹的胸背，看见他们在血泊中痉挛挣扎直至毙命。她看见的是他们芦家的末日，这末日来得仓猝而又不明不白。她恨眼前这个强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她与他不共戴天。在二爷的后帐她一边哭泣一边等死，她只恨自己无力杀贼替亲人报仇雪恨。

二爷见新女人啼哭不止，对他不理不睬，便叹了口气，劝道：“事已如此，哭也无益了，人死不能活转来，谁都无力回天，一切都是天数，认了吧。”二爷说着从长袖里扯出一块方帕，递给女人。

女人不接，仍掩面而泣。

二爷说：“自盘古开天辟地，人俱有生死，连皇帝老子也难活



过百岁，何况庶民百姓？死了死了，了结在尘世的烦恼苦楚，也算是一件幸事。”

二爷又叹一口气，向前探探身子，拿帕子为女人揩泪。

女人将他的手推开，泪眼怒视，哭嚷：“你杀了我、杀了我……”

二爷说：“我不杀女人。”

女人哽咽道：“你是杀人的强盗，杀人的强盗……”

二爷说：“杀你家里的人是七爷，不是我二爷。可话说回来，就是我下山也不能不杀。杀是没法子的事，就像你们财主家不能不收地租一样的理。”

女人嚎啕大哭。

二爷摇摇头，独自呷一口酒。等女人哭声低了，又说：“你们女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可知山寨原先的瓢把子杜大爷为何招祸身亡？早先山寨规矩：只劫财不杀人。这规矩是杜大爷定的。他以身作则，每回下山都刀不血刃。后来杜大爷得了病，下山治疗，让人认出，报了官府，认出他的人却是杜大爷领人劫过的常家庄财主常大嘴巴子。当初留下他的命，日后他的大嘴巴子就要了杜大爷的命……从那往后，山寨便改了规矩，不留活口。我说的杀人是没法子的事，道理就在这里。”

这年轻土匪头子的话使女人记起曾轰动一时的处决匪首案，那是她嫁进芦家第二年，是秋天，刑场在龙泉汤东面的河滩上。村里很多人都赶去看热闹，她男人和公爹也去了。回来后满面喜色，说土匪头子死有余辜。爷儿俩还为此碰了杯。那桩事她记得清晰，只是不知杀的是这山上的杜大爷。

二爷给女人倒了一杯茶，送给她，她不接，便放在桌上。二爷说：“你嗓子都哭哑了，这是何苦？要是哭能把你一家人哭回来，我就不拦你哭，我也可以帮你哭，你以为我就没有想哭的事吗？快喝点水润润嗓子，你不喝酒，我也不逼你，饭不能不吃，你就是想逃，饿得两腿发软也逃不了多远，还得叫我抓回来。吃吧吃吧，尝尝这盘鹿肉，香而不腻……”



石门夜话



“杀了我，叫我死……”女人说，又哭。

“我不杀女人。”二爷再次申明他的准则。同时伸过手给女人擦擦泪。女人是十分娇美的，一见面便招他爱怜。他不会杀她。也不会放过她。他给女人擦了泪，顺势将帕子丢进女人怀里，说：“你不哭我再说与你听，我知道你恨我，恨得千分万分，你叫我杀你，心里却想的是杀我，杀了也不解气，还需碎尸万段。实话说了，你就是杀了我，杀得也不屈，走杀人劫财这条道的人谁不知道迟早都得遭横死？可你又不知道，人一旦走上了这条道就退不回来了，须一条道走到黑。其实，想通了世上只有两条道，一条亮道一条黑道，去处是一样，都通阎王老子那里。亮道看起来光光明明平平坦坦，却拥挤不堪，争争吵吵勾心斗角，劳心伤神，甚不消停。不耐烦的人就走了黑道，图个痛快，图个清静，你听听，这外边是不是听不见半点声响？像吊在离地八百里的天顶上，你听听……”

二爷说得确实，山上的夜寂静如死。

女人陡然感到有种比死更可怕的恐惧袭来，只觉得如同置身于阴曹地府中，她浑身颤抖，如风中之叶。

二爷说：“你听见什么声响了吗？你听不到的。我们走黑道的人认准黑道比亮道更靠近天堂，那些面善心狠、假仁假义的人是进不到天堂的。相反，像我们这些遭千人骂万人咒的土匪死后却能进得天堂，因在天堂把门的大仙知俺们这些人是得罪不起的，得罪了一时性起便能把天堂砸个稀里哗啦。想想还是放进去合算。就把眼半睁半闭了……”

女人的身体抖个不停。

“你冷吗？”二爷问。随之站起从衣架上拿起件女人皮袄披在女人身上。

女人意欲挣脱，却被二爷用手按住双肩。

“山上比山下冷许多呢。”二爷说。

女人呼冷气：“快杀我！我害怕，怕死了……”

二爷说：“别怕，没啥好怕的，外面有崽子站岗，里面有我。”

“你走，你走！”



“这话说得就无理了，这是我的家，你要把我撵到哪里去呢？”

“我走，我走……”女人倏地站起身，皮袄从肩上滑落到地上。二爷苦笑笑，俯身捡起给她披上，再把她按在椅子上坐下。

“你要到哪里去呢？”二爷问。

“我要回家，让我回家……”

“你没有家了。”二爷说：“你现在和我没两样，都没有退路了。”

女人重新痛哭起来。

二爷不再劝，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阴着脸，独自喝酒，一盅接一盅地喝。女人哭一声他喝一盅，似乎把哭声当着下酒菜肴。直到女人又由啼哭变为哽咽方把盅撂在桌子上，朝女人瞪眼吼叫：“你听着，快收起你这少奶奶脾气吧！脾气大的二爷我见得多了，不单你一个。脾气都是惯出来的，大人孩子男人女人富人都一样，饿你三天，你就知道强盗的饭吃起来也香甜，和你睡上三夜，你就知道二爷是天底下难觅难寻的好爷们儿！”

女人惊骇地停止了抽泣，瞪眼望着二爷。

“别怕，二爷我一向不强迫女人，说话算话。”二爷看着泪眼亮亮的女人，心中似有不忍，安慰道。

女人低下了头。

二爷说：“刚才我说过人不能不识时务，那么到后来就无路可走了。”

“我不要路走了，不要路走了。”女人抽抽泣泣。“我真的不要路走了……”

二爷淡淡一笑，说：“那可不行，你不要路我也要给你指一条路，跟我走一道。我知道此刻你不会应，你心里还念念着杀了我，你恨死我这个强盗土匪。可我要问你一句，要是我不当强盗土匪，当叫化子要饭，要到你们芦家大门口，你会不会给我口吃的呢？”

女人先是一怔，她没想到这个强盗头子会问她这样的问题。她思索着。她清楚，答案是肯定的，她从未让一个上门乞讨的人空着碗走。她男人和公爹也一样。要不公爹怎会被人称为芦善人呢？她

